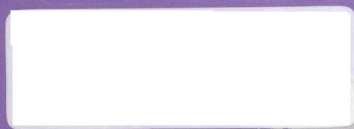


玄武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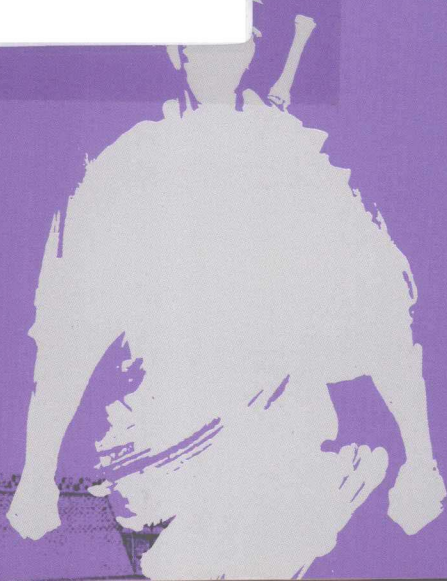
弦戈 著



下



漓江出版社



历史奇幻武侠

弦戈 著

玄武



下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玄武记 / 何志文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4.9
ISBN 978-7-5407-7335-9

I . ①玄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0546 号

玄武记

XUAN WU JI

作 者: 弦 戈
责任编辑: 梁 志 罗天江 苏子新
书籍设计: 杨 威

出 版 人: 郑纳新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地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: 541002
发行电话: 0771-2506885 0773-2583322
传 真: 0771-2506885 0773-2582200
电子信箱: ljchs@163.com
印 制: 广西南宁方正天力彩色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76
字 数: 1200 千
版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407-7335-9
定 价: 117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。



目 录

二十九	夜 奔	809
三十	巢 居	839
三十一	比 翼	871
三十二	幻 境	901
三十三	修 真	933
三十四	割 袖	960
三十五	怒 目	989
三十六	摩 壁	1026
三十七	伤 逝	1058
三十八	宝 藏	1090
三十九	神 武	1120
四十	东 渡	1162
后 记		1199
补后记		1201

夜
奔
〔二十九〕

第113章 留宿寺中

李元霸走出法露堂，见四处寂然，不知高华公主已往何处，回味她对自己说的话，不禁怅然。

寺中大雄宝殿传来道绰和尚说法讲经的声音：“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……”李元霸于佛法颇有因缘，听出道绰和尚并非讲无量寿佛经，而讲的是心经。他听得出神，忽又听见“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”八个字，更是悚然心惊，恍然大悟，心中仿佛豁然开朗起来，想到自己行走江湖这些年，当初虽被逐出师门，倒也自由自在，无牵无挂，可是自从识得几个女子，心中对她们生起爱恋之情，看不到她们便为她们牵挂，为她们的安危担忧，心神不定，为之颠倒。实则无论生死安危、喜怒哀乐，她们各有各的造化因缘，自己担忧又有何用？每个人赤条条生来死去，本来就是一个人，谁生谁死，谁悲谁喜，皆由个人感受。爱恨情仇，冤冤相报，彼此纠结，无有尽时，徒然令人不安，实为自寻烦恼。眼前不时浮现颜萱、王蝉儿、杨离和乌蓝达公主的身影，想起她们个个生得貌美如花，和自己在一起的种种情景，竟多是悲喜交集，爱怨相生，罕有平静喜悦之意。寺院庭中，凭栏而立，想到这里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道绰和尚讲经的声音又传来，听来更觉一种宁静安详之意，心生欢喜，自往大雄宝殿走去。

走到殿前，只见道绰和尚结束讲经，笑哈哈从大殿中走出，褒似一脸虔诚，



跟在后面，不时恭敬请教。

褒姒在道绰身后问道：“道绰大师，小女子还有一事不明，敬请大师开导。”道绰足不停步，笑道：“褒姑娘何必客气？有话请说。”褒姒道：“大师，真的会有前生来世吗？生时口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死后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？还有，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人……死后都会在那里？”问到最末一句，不免忸怩，脸上一红。

道绰和尚本来随口一问，不料褒姒一连提出几个疑问，自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不由得停下来，站在那里，仔细端详一下褒姒，正色道：“褒姑娘，你的发问，大有机锋，老衲也未能全解。不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却不再说下去。

这时李元霸已走到跟前，道绰看了一眼李元霸，又看一眼褒姒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褒姑娘，在老衲看来，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过是我佛为苦难众生随愿所设。所谓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业力所致，佛法难却。所谓苦乐，全在一念之间。此岸便是彼岸，彼世界即是此世界。无往无来，即是如来。”说到这里，见褒姒似懂非懂，话锋一转，笑道：“哎，褒姑娘，你也不用去想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现在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自己感到平安喜悦，就是极乐世界，何必更往哪里寻去？”

褒姒频频点头，若有所悟，回头看了李元霸一眼，对道绰道：“大师，我明白了。多谢开解！”向道绰合十，深深一鞠。道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了，褒姑娘，这里便是你的极乐世界，你现在好好体味一番吧。”李元霸在旁见褒姒对佛法虔诚的样子，不禁好笑，调侃道：“褒妹妹，你听了大师这半天讲经，竟然开悟了？莫非也要出家修行不成？”

谁知褒姒听了，居然点头道：“是，元霸哥哥，我喜欢这里，不想走了。”过来拉起他的手，道：“我今天第一次听大师讲经，不知为什么心里欢喜得紧，元霸哥哥，你求一下大师，让他收留我们多住几日好不好？”

不等李元霸回答，道绰哈哈笑道：“也不用求！褒姑娘想留下就留下吧，老衲随缘随喜。”褒姒听见道绰表态，欢喜至极，道：“真的吗？大师愿意收留我们？”

道绰不动声色，道：“老衲只是说，你要想留就留下，可是你的元霸哥哥未必想留下哦。”李元霸笑道：“褒妹妹，我们本来路过这里，承蒙大师赐斋饭，还给你我说法讲经，这已是很大福缘。如今天色不早，我们还要赶路……”

褒姒听见李元霸说要走，不禁流露依依不舍神情，心知李元霸惦记着杨离，点头道：“是，元霸哥哥，我差点忘了，我们还要找杨姐姐呢。”

正说话间，一阵冷风吹来，突然天空飘下几粒雪花。道绰仰望天空，凝视有时，

道：“今夜似有风雪！寺外道路崎岖，或恐积雪阻塞，你二位若无急事，不妨多住一两日，待下雪过后再走不迟。”

李元霸跟恩师牧道人修道多年，于天文地理也颇精通，也知秋冬之际，天气多变，出行在外，须格外小心，见道绰出言挽留，一时犹豫不决。褒姒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要找的人就在这里，人家在这里等你多日，你不跟人家说上几句话就走，怎对得住人家？”

道绰哈哈一笑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徐老道把人送到敝寺，又嘱咐老衲务必等公子到来，再将人转交给你，由你安顿好了才算了事。公子既到了这里，就这么照个面便走，日后徐老道问起，老衲不知怎么交代是好。”

李元霸半信半疑，拱手道：“大师说笑了。在下四海为家，居无定所，如何安顿得了你的贵客……”道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是老衲对公子打诳语。安顿之言，确是五斗老儿说的话。总之，人是交到公子手上了，至于公子如何安顿，却不关老衲的事。今夜一过，风雪停后，老衲便恭送你们移步，敝寺也不便多留。”说着，转身走了。

李元霸一时无语，褒姒却欢喜至极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看天意留人，竟下起雪来。我们也不多留，就住一夜好了，明日再走。”在李元霸耳边道：“你今晚好好和人家说说话吧，我瞧出来了，你心中最爱，其实就是道绰和尚说的这个人，嘻嘻。”

李元霸瞪了褒姒一眼，道：“别乱说！她是东，我是西，凑不到一块的。”褒姒咯咯一笑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别以为我是傻子，瞧不出你的心思！嗯，你看人家的时候，两只眼直勾勾的，魂都没了，还不承认呢。”

李元霸正要辩解几句，只见善导走过来，躬身道：“李公子，师父吩咐了，今夜寺外下雪，请你们务必留宿，请随我来。”李元霸不置可否，褒姒吃吃一笑，拉过李元霸随善导而去。

是夜，李元霸和褒姒两人在玄中寺住下。因女客房仅剩一间，褒姒便和高华公主同住西院，李元霸则住东院。

褒姒不意竟和高华公主共处一室，见高华公主气质高贵，美若天人，又知李元霸为她倾心，对她早存了好感。高华公主见褒姒柔顺可人，和李元霸形影不离，亲如兄妹，对她也觉亲切，两个女子一室相见，竟不陌生，同卧一榻，彻夜谈心，一夜之间，成了莫逆之交。

当晚，果然漫天飞雪，玄中寺内外，亭台花树一片银色，仿佛雪国一般。李



元霸独宿东边客房，夜半起身，推开窗户，看寺外雪景，浮想联翩。徘徊有时，心中渐宁，转身上榻，和衣入睡。

次日一早，听到晨钟响起，一骨碌爬起，推门出去，看到寺里和尚都往大殿早课，自往后院散步。

忽见褒姒兴冲冲跑过来，对李元霸说寺内外全被白雪覆盖，白茫茫一片，十分干净素美。她拉过李元霸，一起跑出寺外游玩。隔着围墙，听到寺内大殿和尚唱诵不断，感觉新奇异样。

李元霸和褒姒在雪地里相互追逐嬉闹，开心玩了一阵，因身上伤痛尚未恢复，开始隐隐作痛。见道旁有一条石凳，走过去，抹掉凳上积雪，扯下腰带铺上，和褒姒坐下说话。

褒姒兴奋异常，意犹未尽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知道吗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到了这里，不论寺内寺外，竟似以前到过一般，觉得眼熟……”

李元霸道：“莫非你前生在这里做过住持方丈？”褒姒摇头道：“不对！若是做过住持方丈，也不至于死后转作女身。我猜那时只是个贪玩不肯诵经的小沙弥，定力不够，因此胡乱投胎作了女孩，嘻嘻。”

李元霸叹道：“褒妹妹，你若真喜欢这里，就住下不走好了，也不用跟我到处奔波漂泊的。”褒姒点头道：“嗯，元霸哥哥，我还真想过长住这里不走了呢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突然神色黯然，叹道：“我知道的，你见到心爱的人儿，就不肯要我了。”

李元霸哈哈一笑，一把将她揽到身边，笑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怎么那样多的心思？我不过是玩笑而已，哥哥我哪里就不要你了？你看，雪也停了，待会儿用过早斋，我们就离了这里吧。”

褒姒轻轻将李元霸推开，嗔道：“要离了这里，也不忙在一时。嗯，你心里明明喜欢人家，却不肯承认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有什么遮遮掩掩的？这可不似你的脾气。说真的，别说是你，便是我，心里也很喜欢她呢。”

李元霸奇道：“她有什么好，你竟也喜欢她？”褒姒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什么她呀她的，她是谁，谁是她？”李元霸叹道：“你这鬼丫头！老拿哥哥取笑。你和她一起住，一夜都说了什么，快统统说来我听！”对褒姒能和高华公主住一起，心里艳羡不已。

褒姒道：“为什么要告诉你，你不是不在乎人家的吗？有些话是不能跟你说的。”

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嗯，想不到她的命也那样苦！一个柔弱女子，贵为公主，千里迢迢从高丽过来，一路吃了不少苦，真不容易呢。元霸哥哥，以后你要是和她在一起，可要对她好点。”

李元霸一呆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褒姒笑道：“昨夜我和她同住一间房，我们两个都没睡，说话说到天亮呢。”李元霸道：“难怪日头晒屁股了才见你冒头，她呢，怎么不和你一起出来？”

褒姒道：“她早起来了，坐在那里，面对北面做祈祷呢。唉，她像个世外仙子一般，不吃不喝已经一百多天啦。我发现她有个秘密……”李元霸初听褒姒说高华公主百日不食，已大感意外，又听说她有秘密，更是好奇，忙问：“什么秘密？”褒姒摇头道：“不告诉你！”

李元霸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告诉哥哥，回头买好吃好穿的给你！”褒姒道：“不稀罕！你只答应我，往后和她在一起，别忘了我才行。”李元霸望去一边，叹道：“我怎么可能跟她在一起呢？”褒姒若有所思，两眼出神，看着李元霸，道：“是了，元霸哥哥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几日我总有一种不祥之感……”

李元霸握住褒姒的手，笑道：“你担心什么呢？傻丫头！我怎么可能和她在一起？她是高丽公主，一直高高在上，冷若冰霜，拒人千里之外……”褒姒摇头道：“不是的。元霸哥哥，其实她表面很冷，内心却很善良。你不了解她，她心里一直都很苦，每天都在做祈祷，想早日回国，可是……”

李元霸道：“她还跟你说了什么？”褒姒道：“元霸哥哥，她从小在高丽就被看成是天仙下凡，那时候，因为大隋攻打高丽，她父亲不幸忧惧而死。后来她后母造谣，说她生得太美，是天池的水精转世，会给高丽带来兵灾，因此才招致大隋的征伐，于是鼓动高丽人把她看成是不祥之物。她曾想过跳进天池，一死了之，后来有个卫士阻止了她并愿意帮助她复仇，因此他们一起来到中原……”

李元霸点头道：“是，高丽人非常仇恨大隋，因此他们去行刺今上。”褒姒闻言一惊，捂住嘴巴。李元霸又道：“不错！她是当今朝廷四处捉拿的刺客。一直跟随护卫她的卫士虬髯刺客已被捉住，关在太原。她被李靖大哥救出来，后来五斗先生又护送她到这里。”

褒姒叹道：“看她那么柔弱斯文，怎么会是一个刺客？嗯，她以后可怎么办？”手摇李元霸，道：“我不管她是不是刺客，总之，我已把她当作朋友！元霸哥哥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帮她，千万别让朝廷捉到她。”



李元霸叹道：“我能帮她什么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只见褒姒似看见了什么，面露喜色，起身笑道：“哎呀，公主，你也来了。”李元霸回过头，见是高华公主到了，不禁一呆。高华公主离他有三步远，站在那里，却不搭理他，径直走来和褒姒拉手，道：“褒姑娘，你起那么早，在干什么？”

褒姒笑道：“公主，我在这里和你说的他说话。”手指李元霸，故意把“他”字加重语气。高华公主脸上一红，也不看李元霸，对褒姒道：“听说寺里后院的昙花突然开放了，生得很美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”褒姒雀跃道：“好呀！人家都说昙花难开，想不到这一回竟让我们碰上了。”回头对李元霸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也去吧。”

李元霸看了高华公主一眼，神色尴尬，摇头道：“不，我还要找道绰大师请教佛法去。褒妹妹，你……和她去吧。”褒姒将头一歪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嗯，她是谁，谁是她，难道人家没有名字吗？”高华公主不等李元霸回答，拉起褒姒往后院走去。

李元霸看着高华公主和褒姒远去的背影，不禁出神。转身正要往禅房走去，忽听身后一道冷冷的声音道：“久违了，李少侠！”李元霸回头一看，吃了一惊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程元站在自己身后，自己居然没有一点知觉。只见程元负手站在雪地里，脸色阴沉，两眼透出一股邪气。

李元霸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大师兄！”程元干笑几声，道：“不敢！李少侠好自在哦。外面是乱世纷扰，你却躲在这里和美人逍遥快活。”李元霸见他面色不善，阴阳怪气，心存提防，问道：“小师妹呢？”程元冷笑道：“难为你还记得她，她嘛，走得太慢，还在后头呢。”

李元霸道：“哦，敢问程兄到此何事？”程元不动声色，眼盯李元霸，道：“没事就不能进寺里走走看看吗？”两人默然对视片刻，李元霸不喜他的神气，淡淡地道：“那你慢慢看吧，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”转身就走。

程元将手一横，拦在李元霸面前，冷笑几声，道：“姓李的，你怕了吗，想一走了之？程某还有些老账跟你算呢。”

“哦，你没欠我钱呀，算什么账？”

“别装蒜了。程某找你也不是一天两天啦。快把智仙老尼的舍利拿出来！”

李元霸闻言一惊，心道：“消息好快！这小子居然知智仙神尼的舍利子在我这里。”程元见李元霸面无表情，厉声道：“你若以为程某不配问你要舍利，那就请出手吧。”从腰间拿出一把白羽扇。

李元霸想起他曾偷学过师父王通的达摩扇法，这一次又是有备而来，自己身



上有伤，恐怕打他不过，灵机一动，笑道：“且慢！大师兄，你偷学的达摩扇法可厉害得紧，我可不敢惹你。”

程元仰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什么达摩扇法？程某岂放在眼里！今日让你见识见识玄阴神功的厉害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挥掌向李元霸击去，裹挟一股阴冷之气，竟是凌厉至极。

李元霸见程元不但有达摩扇法，更不知从哪里学得阴邪武功在太原会盟上大显身手，他身上伤痛未愈，不想和他硬拼，转身便走。程元志在舍利，暂不想伤到李元霸，因此并未十分相逼。李元霸身上有伤，犹能施展轻纵术，往寺院奔去。

程元紧追不舍，李元霸跑得虽快，却摆脱不了他，两人相距不过五步之远。李元霸正想遁入寺中，突然想起褒姒和高华公主正在后院赏花，绝不能将程元引到那里，当即折而向东，与寺院反向而行。

程元见李元霸惶急而走，自己一时竟抓他不到，不由得大怒，喊道：“姓李的，有种别跑！以前程某几次和你交手，都让你侥幸而赢。这一次，我们再来打过，看看究竟是你厉害，还是程某了得！”

李元霸一边跑，一边左闪右躲，并不和程元交手，听见程元喊话，也不忘调侃道：“哈哈，姓程的，不知你哪里偷学来的邪门武功，本公子也不怕。只是这一次我偏不和你打，看你能追上再说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觉身后一道青影冲天而起，一道阴冷劲风从后侧袭来，如刀削至。李元霸脚下加快，躲闪不及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这小子武功当真邪门！这回可能要糟。”深吸一口气，将体内真气凝于右臂，也不回头，侧过身子，伸出右掌往后迎击。

只听嘭的一声，两掌相接，李元霸浑身一震，胸口一闷，两眼发黑，双脚站立不稳，身子摇晃几下，感觉天昏地暗。他临危不乱，就地一个侧翻，连滚几下，避开程元，一跃而起。双脚站立，去尘剑出手，指向程元，嘴角流血，神情颇为狼狈。

程元虽然来势很凶，但对李元霸仍心存忌惮，出掌袭击李元霸，只想迫他还手，不再走远。因此交掌之际，程元早有收敛之意，李元霸才不至于吐血倒地。

饶是如此，已让李元霸惊心动魄。站定后，朝程元轻蔑而笑，道：“什么玄阴神功？也不过尔尔！”

程元神情倨傲，负手身后，发出几声怪笑，道：“姓李的，刚才对掌之际，程某若再加半分力气，你立刻吐血而死，哪里还有你说风凉话的机会？”伸出手掌，



又冷冷道：“你若不想死，乖乖把舍利拿出来，然后对程某磕上九个响头，今日饶你一命！”

第114章 香消玉殒

李元霸心想，程元已丧心病狂，神情大非从前，练的什么玄阴神功十分诡异狠辣。自己身上带伤，毕竟武功还在，若在平时也不至于如此不济，便是与当世顶尖高手交手也足自保。可是今日对付程元，居然力不从心，处处被动，不免沮丧。

又想程元目的是智仙老尼的舍利，恩师给自己这个东西，也不知能有什么用处，现在反惹祸上身，干脆把这什么劳什子舍利给程元算了，一时间有些气馁。转眼见程元一副得意模样，心中便有说不出的厌恶，顿时改变主意，舍利怎么可以给他？既是恩师交给的东西，就算是一块石头，也不能给了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！当下咬紧牙关，手指程元，怒目而视，道：“程元，你为什么要如此逼我？”

程元冷笑道：“姓李的，不要废话，你若不想死，快把舍利乖乖拿出，省得我动手！”

李元霸大笑几声，转身就走。一则想把他引开，不让程元拿褒姒和高华公主来要挟自己。一则想把舍利转移到别处，不让程元得手。如此想定，提一口气，施展神行术，绕着玄中寺，发足狂奔。

程元见李元霸跑开，在后面不紧不慢追赶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始终不离李元霸身后五步之外，飘忽如鬼魅。李元霸心下大骇：“今日撞见这个邪门东西，当真在劫难逃！”

跑到寺院前门，一瞥眼，见院墙有一丈来高，一跃而起，施展壁虎功，才爬到一半，已感不支，居然未能上到墙头，半道而落。

程元哈哈怪笑，道：“姓李的，看你往哪里跑？”挥出一掌，往李元霸身上打来。李元霸跌落在地上，知程元来袭，也不起身，反掌和他拼了一掌。一接之下，浑身震动，心口一阵闷痛，几乎要吐血来，强撑着往前逃出几步。

李元霸索性坐在地上，把手一举，道：“且慢！我有话说。”

程元一怔，道：“你要说什么就快说！”



“程兄，你要舍利，我给你好了，何必以死相逼？”

“哈哈，放心，我程某人不会打死你，可是我会把你打残，要你生不如死！”

“程元，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？”

“你小子很厉害嘛，几次在众人前把我打败，让我丢尽颜面。还有，你居然敢骗小师妹，害她为你颠三倒四、神魂颠倒。哼哼，今日我倒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能耐？”

正说之间，身后有人喊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怎么啦？”李元霸回头一看，看到褒姒一脸惊讶，朝自己跑过来。

李元霸惊道：“褒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！不要管我。”褒姒浑似没听见，上前扶李元霸起来。高华公主远远站在一边，注视李元霸，想走过来又止步。李元霸虽经褒姒搀扶，仍站立不起，原来腰已受伤。

褒姒心急如焚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起来……”想拉李元霸，却拉不动。耳听得一阵冷笑，道：“不用白费工夫了。这小子废了，已站不起来啦，哈哈。”褒姒转头去看，认出是程元，对他怒目而视。

正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鼓：“大师兄……”李元霸抬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竟是小师妹王蝉儿。只见她神色平静，对李元霸视若不见，对程元道：“大师兄，你答应过我的事怎么却做不到？”

程元也不回头，眼盯李元霸，干笑几声，道：“小师妹，我今天不过是路过这里，遇见李少侠，我们两个久不见了，彼此切磋一下武功，谁知他竟如此不济，现在学癞皮狗，赖地不起啦，哈哈。”负手而立，傲然不可一世。

王蝉儿朝李元霸看了一眼，目光闪过一丝幽怨，转眼恢复冷漠神情，道：“大师兄，我们走吧。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！”

程元冷笑道：“为什么不见，他不是你朝思暮想的男人吗？是了，小师妹，你是不是很伤心，看看你心爱的男人，现在就是这个熊样！别说是你，就是我觉得气闷。对，小师妹，不看也罢。”转身做出要走的样子。才走开两步，突然转身，一跃而起，挥出右掌，猛然朝李元霸头顶击去，大喝一声：“小师妹，今日我替你出了这口恶气！”

“不要！大师兄。”王蝉儿见程元突然出手，大惊失色，歇斯底里喊道。

程元浑似没听见，恶狠狠出手，眼看打到李元霸身上。褒姒在李元霸身边，也未看清身后程元一掌如何打来，想也不想，扑身过去，挡在李元霸面前。李元



霸大感不妙，喊道：“褒妹妹，你快让开！”伸手想推开褒姒，可是为时已晚。

“住手！”王蝉儿大喊一声，喊声未落，程元一掌已重重击中褒姒背后。褒姒闷哼一声，身子一歪，委顿在地。

李元霸怒不可遏，凝聚全身力气，奋力而起，一拳打向程元。程元猝不及防，被李元霸狠狠回击一拳，打在额头上。程元所练武功阴邪之极，见力卸力，李元霸一拳打来便如打在棉花上一般。李元霸见自己一拳落空，另一拳跟着打到，口中斥骂，拳脚交加。程元怪笑一声，倒纵开去。

李元霸挥拳乱打，程元早远远躲开。他想追过去，才跑出几步，已没力气，摔倒在地。想起褒姒受伤，慌忙爬回来，抱起褒姒。褒姒已然昏迷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青。李元霸点她肩头几处要穴，令她体内气息不散，喊道：“褒妹妹……褒姑娘，你醒醒！快醒醒！”褒姒仍无知觉，昏迷不醒。李元霸泪流满面，轻轻把褒姒的头靠在自己肩上。高华公主已过来，帮李元霸扶起褒姒，也轻声呼唤：“褒姑娘，你醒醒！”

程元本想取了李元霸性命，谁知褒姒替他挡了一掌，心有不甘，见他忙着救治褒姒，悄悄绕到背后，突然冲上去，挥出玄阴掌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纤细身影跟到，挡在李元霸身前。

程元这一掌打到半道，只得硬生生收住，惊道：“小师妹，你让开！今日让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臭小子，替你出一口气！”王蝉儿神情凄然，摇头道：“不要！大师兄，求你别打了！”

程元伸手一推，王蝉儿几乎被推倒。王蝉儿跪倒在地，突然抱住程元的脚，央道：“大师兄，求求你，别伤害他！我答应你，和你一起回去。求你不要打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已然哭出声来。

程元不由得一怔，这一掌就没有打下去。李元霸心力交瘁，无力再起，坐在地上，突然朝程元吐了一口吐沫。程元不及闪避，一口痰便吐到他脸上，不怒反笑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小师妹你看，你叫我不打他，可他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。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做一回小人，立刻取了他小命！”说完，一抬腿，王蝉儿被震开一边，跟着挥出左掌，朝李元霸后脑猛然击去。

突然间，寒光一闪，一柄短剑削向程元挥出的手掌。程元未曾防备，见状大骇，手掌不及打到李元霸，先自往旁边一跃避开。站稳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高华公主出手，挡在李元霸跟前。



高华公主斥道：“你这卑鄙小人！你已害了一命，还想继续行凶吗？你胆敢靠近一步，必定血溅五步！”程元被她目光震慑，心惊肉跳，一时迟疑。王蝉儿突然大声喊道：“大师兄，你要是打死他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”

程元恼怒至极，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，你不是很恨这个臭小子吗？你看他，既和你相好，又和其他女人不清不白。你不是说要把爱他的女人一个个都要杀光吗？看啊，我帮你打死了一个！”狂笑不已，手指高华公主，冷笑道：“还有你，你就是高丽公主吗？喔，不错，小师妹，这个公主的确生得比你好看，难怪这小子移情别恋。哈哈，真是可笑！你这个高丽公主，你也被这个臭小子迷住了是不是？我程某人实在很奇怪，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，又有什么能耐，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还有什么值得你们爱他！这样的男人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，他没有勇气自我了断，我今天就替他动手吧。”

王蝉儿突然冲到李元霸身边，从他脚下拾起一样东西，跑回程元身边，递给他，道：“大师兄，你不是一直想找到舍利吗？这是从臭小子身上掉下来的，一定是智仙老尼的指骨舍利，有了它，玄武龟蛇就会自动找上门。现在我们得了指骨舍利，我们快走，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！”

程元一把接过舍利，眼睛顿时发亮，看了王蝉儿一眼，又看了李元霸一眼，突然冷笑几声，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恨这个人！”手指李元霸，又道：“可是见到他，你又阻拦我，不让我杀他！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，对这样的负心薄情男子，绝不能心慈手软，早该杀了！不能再让他欺骗别的女人了。你看，一个堂堂的高丽公主，生得跟天仙一般，居然也受这小子蒙蔽，今日我非杀了他不可！”

程元情绪激动，走上几步，见高华公主挡在前面，喝道：“让开！”高华公主凛然不可侵犯，从容发声：“姓程的，你想杀他，先把我杀了吧！”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，为什么宁死也要保护他？”

“他是我的朋友，朋友有难，自然相救！”

“你听见了吗，小师妹！她说她是这小子的朋友。男人和女人在一起，能有什么朋友？”

高华公主看出程元已丧心病狂，自知跟他多说无益，手握凤兮剑，站在李元霸前面，凝神以待。程元忌惮她手中剑，口中虽在叫嚣，一时也不敢上前。

褒姒缓过一口气，睁开眼来，见李元霸安然无恙，与他两手相握，含笑道：“元



霸哥哥，你没事吧！你没事，我……我就放心了。我……快不行了。”

李元霸泪如泉涌，强忍悲痛，道：“褒妹妹，不会的！你好好的，没事的，你要挺住！”

褒姒面无血色，气若游丝，摇头道：“元霸哥哥，我很累……我要去了。你……你自己保……保……”这个“重”字终究没能说出口，眼睛一闭，头一歪，就此撒手人寰。

李元霸不能接受这个现实，悲呼一声，大喊道：“褒妹妹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要死！褒妹妹……你快醒来！”怀中的褒姒已永远听不到，高华公主赶忙过来，见褒姒面色安详，嘴角含笑，已然气绝。

李元霸霍地站起，突然暴喝一声，拔出去尘剑，刺向程元，喝道：“我杀了你！姓程的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”高华公主在身后喊道：“李公子，你……你身上有伤，不要跟他硬拼！”

王蝉儿深知程元的厉害，见李元霸要和程元拼命，不顾一切冲过去，拦在两个男人中间。可是两个男人同时呼啸而起，从她头顶越过，在空中对接了一掌，各自落地后即搏击在一起。

李元霸心中愤怒，如一头发威的雄狮，奋力使出浑身解数，一心要把程元打倒。程元被李元霸气势所压，连连倒退。一边退一边冷笑道：“不错！厉害！不愧是我们白羽派的闭门弟子。小师妹把白羽扇法全都教给你了，很好，很好！日后白羽派掌门人就指望你去做，哈哈。”

李元霸身上已痛不堪言，一语不发，拼着一口气，死命和程元对打。两个打得天昏地暗，从寺内打到寺外，又从寺外打到寺内。二人斗了一百多个回合，仍难见分晓。李元霸已打得性起，凭着一口气，誓与程元决生死。

程元冷笑道：“李元霸，你把身上所有本事都拿出来，也不过尔尔！你连攻了四十一招，可惜也奈何不了程某人。现在，该看我的了，让你见识见识玄阴神功的厉害！”轻飘飘挥出一掌，打向李元霸。

李元霸竟不能闪避，肩头顿时被程元一掌打中，蓦然站住。王蝉儿惊叫一声，程元又一掌打出去。李元霸又被击中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几乎摔倒。王蝉儿不顾一切，冲上去想救护李元霸，已然不及。程元第三掌打出，李元霸身子摇摇晃晃，整个人已半跪在地，口吐鲜血，仍未倒下。

程元已经打疯了，推开王蝉儿，又要上前痛打。王蝉儿情急之下，衣袖一扬，



天女散花针射向程元。程元看见漫天飞针射来，不敢怠慢，慌忙倒纵开去，惊道：“小师妹，你……你居然为了救这个臭小子，对我发射‘天女散花’？”

“对不起，大师兄！我只是想阻止你，不要再杀人了！你要是伤害了他，我也不想活啦！”

“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王蝉儿凄然摇头，道：“不为什么，总之，我求你不要杀他！”身子一矮，跪在地上，哭道：“大师兄，求你放过他吧！我答应你，随你而去，从此不再见这个人！你说要回白牛溪，我陪你回去。”

程元大出意外，仰天大笑，道：“什么，小师妹，你居然肯答应陪我回白牛溪？哈哈，若是我要你做我妻子，难道你也愿意吗？”

王蝉儿闭上眼，双手捂住脸，失声痛哭。程元又是一阵狂笑，肆无忌惮，笑声尖锐刺耳，高华公主听得眉头皱起。突然笑声戛然而止，只听程元冷冷道：“好吧，小师妹，既然你为了这个臭小子什么都肯做，那么我就成全你，今天暂且放过他！”

“姓程的，你有种就把我杀了！不要欺人太甚！”李元霸歇斯底里喊道，挣扎着站起来，踉跄几步又即摔倒，连连咳嗽，咳出一大摊血。

“哈哈，臭小子！你现在就想死吗？可我程某人偏偏不让你死，我要让你尝尝痛苦的滋味！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你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？你这条小命也是一个爱你的女人为你舍身哀求保下的，今天我不杀你，你要是还有点自尊，就自我了断好啦！你怎么还有脸面活在世上！哈哈。”

程元的话，一句句就像刀一样插在李元霸心头，口中吐血，觉得心里也在滴血。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程元狂笑不断，转身扬长而去。王蝉儿缓缓站起来，走到李元霸跟前，把玄竹杖递给他。

李元霸气喘吁吁，才想起自己的法器一直在王蝉儿手中，不忘自嘲一句道：“小师妹，你怎么不早点把这根竹子给我，我要是使出风魔杖法，一定不会输……”

王蝉儿摇摇头，冷冷道：“李元霸，你不要再臭美了！你打不过他的，你再加上十个，也打不过他的。因为大师兄不是人，他已变成了鬼！”

李元霸听见王蝉儿这样说程元，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王蝉儿神情淡漠，道：“你自己保重吧，我走了。”

“小师妹，你去哪里，你真的要跟了大师兄去吗？”

王蝉儿不回答，跑出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头也不回，道：“你不要管我，从今以后，